

其指标是非裔裔的奥巴马能否当选。但是，也有学者质疑奥巴马能否代表非洲裔文化，认为他是“黑皮白心”，在价值观和处事方式上完全认同 WASP 的核心理念，即便成功当选也不能说明美国的主流文化有何变化，反而证明新社会族群仍须高举“美国价值观”大旗，向主流 WASP 文化靠拢。这也构成推动美国社会“熔炉”与“拼图”继续“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还有学者指出，自由主义在美国已经变成相对主义，原来的 WASP 主流价值在现实中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这导致美国公共政治的空间越来越小。

四、美国与世界：几种展望

对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与会学者做出了如下展望：

第一，从制度建设层面来衡量，上一阶段的全球化基本是成功的，但也带来一些刻不容缓的多方面的政治失衡问题，例如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解决上一阶段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从相对获益角度着手，即获益国家放弃一些利益，补贴受损国家；二是克林顿主义，即靠增大经济总量和扩大绝对收益来解决问题。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此次美国大选的关键之处，在于美国能否找到因应下一阶段全球化的可行途径。

第二，麦凯恩从越战角度来看世界，强调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希拉里着眼于冷战后，相信全球化可以改变世界；奥巴马则宣称要寻找 21 世纪的视角，其娴熟运用网络等新技术手段激发民众创造力和参与性的方式，很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美国外交的特点是有限政府和强势社会共同主导外交，这使美国外交的决策和执行体现了较充分的制衡，生成了充沛的外交资源和外交优势，增强了美国影响国际关系议程设置的能力。其缺点是多元决策机制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甚至左右。当政府政策与社会要求发生冲突时，就会产生混乱和内耗，伊拉克战争即为一例。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也是美国不具帝国性格，难以承担海外霸权成本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大选年，伊战的困局和人心思变的形势对民主党有利，美国社会依然十分强烈的保守心态又对共和党有利。民主党和共和党目前来看旗鼓相当，结局尚难预料。在安全战略方面，美国在大选后是回到明确设定对手的轨道上，还是回到克林顿时期多边主义的轨道上，依然有待观察。

编辑：梅然 审校：王缉思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网址：www.ciss.pku.edu.cn 电话：86-10-62756530 传真：86-10-62759302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14期

2008年3月31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如何观察变化中的美国？”研讨会综述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 栋、助理 梁亚滨

2008年3月20日，由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如何观察变化中的美国？”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是2008年美国大选研究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来自外交部美大司以及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2008美国大选中的变与不变”这个主题，就美国霸权、民主价值观、全球化、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美国处于转折点？

在美国两党预选中，民主党内奥巴马与希拉里两强相争，奥巴马暂时领先。无论二者谁最终出线，都将昭示着美国政治、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化。

作为全球惟一超级大国，美国以改变世界为己任。当前，在面临全球化挑战和内外政策交困的双重压力下，美国主要政治力量以大选为契机，聚焦于改变自己。美国人自身对压力的审视程度决定着他们的预期，而其自我审视与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批评之间的差异，则不仅揭示美国霸权的心理特征，也预示美国应对的可能路径与动力机制。

学者们认为，美国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实行霸权，两者并行不悖。国内民主机制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令美国不易衰落，也为它在国际上实行霸权提供了能力和制度保障。要判断美国是否处在新的转折点，有两个观察指标：第一，其国内调节机制是否出现了问题？第二，其对外霸权还能坚持多久？对于伊战是否已造成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会者认为目前不宜轻下结论。

从国内自我调节机制来看,美国国内主要的批判力量有三股:左翼工会、媒体、自由知识分子。首先,媒体的批判仍然存在,如主流媒体对美军虐俘事件的揭露等,但其力量不像以前那么强大。媒体越来越娱乐化的倾向,也使人质疑舆论渗透、影响和塑造政治的机制是否仍然有效。其次,左翼工会力量受到削弱。这部分是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市场削弱了工人跟资方谈判的能力,但工会在贸易保护和抵制全球化等议题上仍然具有强大影响。再次,由于学科知识和社会生产日益专业化,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整体影响有所下降,知识界仍有乔姆斯基这样的反战领袖,但其总体影响与越战期间不可同日而语。

对外霸权方面,美国也遭遇挫折和困难。冷战以来,美国的霸权思维存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倾向。“顺我者昌”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向别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等于给美国霸权加强外围防御。冷战时期马歇尔计划和扶植德、日民主政体等举措的成功证明了这点。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到“逆我者亡”。无论是封锁、制裁古巴还是朝鲜,美国都没有实现初衷,这也揭示了美国霸权的限度。冷战后,美国同盟国携手用武力改变一些国家的政权、扶植亲美政权的努力也屡屡受挫。目前,美国霸权的总体局面是树敌多,树友少。

学者们认为,尽管美国目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遭遇了重大挫折,但不会改变在全世界推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政策。基于其民族性格中的威尔逊主义特质和理想主义信念,美国人仍然坚信其推行民主化目标的普世价值。其政策反思的界线在于是否使用武力推行民主,以及当武力手段无效时如何适时调整。还有学者质疑,美国对于“自由民主国家联盟”的界定过于狭隘,以意识形态划线,将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排除在外,缺乏想象力。

二、“全球化”:美国大选面临的内外挑战

全球化导致的经济和政治失衡也突出反映在美国大选政治中。在民主党的基础选民中,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区持反对态度的工会力量强大,这令民主党的两位候选人对全球化都多有保留。希拉里的一位外交政策顾问公开质疑全球化,奥巴马则宣称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虽然双方的表态都有竞选策略的考虑,但有评论认为两人都违背了民主党的传统理念,反倒是共和党的麦凯恩明确支持全球化和开放市场。

学者们预测,若民主党上台,美国会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毒品泛滥、跨国犯罪和食品安全等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会更多一些。以武力推进民主化的手段可能会有变化,但不会因哪个政党入主白宫而改变。回顾历史,民主党政府使用武力的频率不比共和党低。共和党政

府则会继续以军事和安全问题为优先,保护大财团、军工集团和宗教右翼等集团的利益。有学者认为,共和党上台可能对中美关系相对有利,因为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符合共和党的政策主张。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美国霸权很可能收缩,特别是在军事部署上。但是,美国的制度活力仍在,短期之内看不到衰落的可能。针对中国国内认为西方国家在衰落、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崛起的某些观点,有学者指出,欧美其实有另外一种视角,即认为虽然欧美的地位有所削弱,但南非、印度等民主国家越来越强大,实际上巩固了全球民主力量。事实上,许多新兴国家还是在学习发达国家的模式和制度,高度依赖西方市场和投资,所以它们的崛起具有对西方国家的某种依赖性。

另有学者指出,宗教在全球的影响上升,是值得关注的一大趋势。美国人相信世界上信基督教的人越多,美国就越安全,因此美国在海外传播宗教的意愿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越来越强。这种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展现了“美国价值观”的精神力量及其政治影响力。这也是约瑟夫·奈提出的结合“软实力”和“聪明实力”(Smart Power)来增强美国实力的一个范例。对此,其他国家还没有提出创造性的思想反制武器。

三、“大熔炉”、“大拼盘”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

如果我们拉长拉大历史和现实的纵横坐标,就可看到美国从以欧洲移民为主的“大熔炉”起家,历经二百多年发展,其价值观和文化正经历深刻变化,从“大熔炉”向“大拼图”转变。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正义是社会目标的首要美德,就像真理是思想的第一美德”,认为在一个多元异质的社会中,可以找到一个与个人的宗教信仰、文化、种族等因素无关的共同的正义规则。这种观点在美国自由派当中占据主要地位。

美国传统公共政治呈现二元结构,由两个原则构成:一个是中立的、由文件表述的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宪法原则,另一个则是暗含的、默会的、心照不宣的政治实践原则,即常说的 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精英文化。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平衡维持了国家的稳定。两者冲突和矛盾则是推动美国历史进步的动力。美国普遍主义的宪法原则需要与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念相结合。如果二者脱节,就会产生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美式民主嫁接到其他国家往往出现“南橘北枳”现象的原因。

美国精英阶层的共识是:美国的宪法原则靠 WASP 文化支撑,没有后者,前者就无法生存。某些自由派的观点则认为,两者可以分离,即使一个西班牙裔候选人当选总统,只要他认同 WASP 文化,其当选就不会构成对美国宪法文化的破坏。所以,有学者认为此次大选是一个测量点,可以衡量美国能否超越 WASP 文化,